

一種不自然、不搭，或是ㄅㄞˇㄅㄞˇ的感覺——記葉怡利個展「反正明日也黃花，獵殺昨日一片藍」

文 | 秦雅君

在葉怡利的影像作品中，經常給人最強烈的感覺就是「不自然」，另一種可能的說法就是「不搭」，又或者如同藝術家自己的形容詞「ㄅㄞˇㄅㄞˇ」。

首先，在影片中普遍會出現的主角，是一或多個穿著色彩鮮豔、毛茸茸且有著不規則突出物外衣的人偶，其顯然並非我們所熟悉或認識的任何生物。它們或在景色優美的自然環境中，或在人群往來的城市空間中，作出一些莫名的舉動，其多半像是在進行著某種儀式，期間不時對著人群或環境施放出某種不可見的物質（或能量？）。透過藝術家的後製程序，我們在影片裡看到它們的行動的確造成了一些奇特的景象，隨著它們的手勢會噴發出文字、閃光、假花、線條……等現象，之後甚至可能因此改變了它們所在的環境，例如為黑白的風景染上了符合現實的色彩。

在這些影像的觀視過程中，我們之所以會產生「不自然」的感覺，取決於我們對於「自然」的認知，在比較一般的詮釋上其意指所有天然生成的東西，而判斷眼前的對象是否屬於這個領域則主要仰賴我們的知識與經驗。於此，那些幾乎無法從我們的記憶中搜尋到痕跡的生物，因而顯得很「不自然」。除此之外，當這個顯然是由人去扮演的莫名角色，持續在我們習以為常或熟悉的場域中進行著不太尋常的舉動時，其與環境對照下的不協調，則又添加了另一重「不自然」的感覺。

不過無論是「不自然」、「不搭」，抑或是「ㄅㄞˇㄅㄞˇ」，其實都凸顯出我們是如何地將我們的日常經驗視為理所當然，以致超出了這個範疇以外的任何內容，都會激起我們的不適應感，這種現象多少意味著我們已渾然忘卻自己所身處的這個環境，其實一點也不自然。事實上，人類文明的發生與發展，正是一連串藉由人力對自然造成干預，以創造一個更

符合自我生存或生活需求的過程，而且這些行動自一開始就從未停止過擴張其介入的版圖。這說明了作為自然環境中的一員，人類始終與自然處於一個對立或不協調的狀態。於此，那些被藝術家稱之為「蠕」或「蠕人」的生物，其特質很接近人類內在的某種原始動力，它們遊走在任何可能的空間，肆意施展著任何可能的力量，以對環境形成種種創造／破壞。它們之於我們經驗上的突兀感，其實一如我們與自然環境永恆的格格不入。

葉怡利的作品與其同世代的年輕創作者有一個共同的特質，那就是不喜歡說教（或許也基於一種不喜歡聽人說教的性格）。較諸於過往藝術家經常扮演／被視為揭示或啟迪某些偉大觀念的神聖角色，這些年輕創作者傾向站在一個與觀眾較為平等的位置，用一種只不過是想要與他者分享某些發現或想像的姿態，並藉由一些有趣的形式或情節，對觀眾發出積極的召喚。他們討論的問題不見得不嚴肅，但卻極端排斥任何嚴肅的語調。那些看來好笑或可笑的内容，透露出一種親切的姿態，其意味著看不懂沒關係，但觀看這些作品起碼是一個愉悅的經驗。當試圖解除觀者面對藝術作品可能產生的壓力同時，這些年輕創作者們或許也亟欲擺脫外在所賦予他們的沈重使命。

另一個讓許多年輕創作者的作品顯得輕盈的主要元素，在於其經常以自己日常的經驗或感受作為題材，而那些多數觀眾也並不陌生的生活點滴，通常也具備了更大的感染力。不過在以往，葉怡利選擇較為隱晦地把這類元素夾帶在她的影像情節中，而在2009年的系列新作中，則大有一種挑明了直說的坦白。

即將推出的個展以「反正明日也黃花，獵殺昨日一片藍」為名，而三件影像作品也都圍繞著這個主題。葉怡利不諱言這些作品與她最近一次的情感挫折有關，從而也使得這個系列提示出清楚的性別位置，此外那些影片的内容顯然也與性別的議題有強烈的關連性。

在作品《反正明日也黃花，獵殺昨日一片藍——更想K到你腦袋開花》中，影像以並置的雙螢幕呈現，男女主角分據於兩個畫面之中，當女主角「也黃花」在森林中遇到男主角「一片藍」時，兩人有一種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味道，立時拔刀相向，僵持一陣後也黃花高

昂的情緒使其約略佔了上風，之後她開始用紅蘿蔔等蔬果拋擲向一片藍，卻始終被一片藍輕鬆地接住或閃避，後者還不時以「打不到，打不到」等戲謔的話語加以挑釁，更令也黃花怒火中燒，最後在也黃花一連串猛烈攻擊之下，一片藍終於不支倒地，此時也黃花跨越其原先所在的畫面，走近已躺平在地上的一片藍，在歡聲雷動的背景聲中，把一籃蔬果悉數倒在他的身體上。《獵殺昨日一片藍——想揍扁你以消心頭之恨》是一件互動的影像裝置，畫面中只出現了嘴角叨著一根煙的一片藍，雙手戴著拳擊手套，延續著前部影片裡的憊賴神情，左右搖晃著身體擺出備戰的姿態，面對那個看來實有點欠揍的表情，觀眾可以戴上藝術家準備的拳擊手套，依循著影片中的提示適時給予其迎頭痛擊，如果順利的話，任何人都可以把那個討厭鬼給打掛掉。而在作品《反正明日也黃花》裡則只出現了身前擺著一桌美食的也黃花，她面對著鏡頭一一說明著每一樣食物是在如何的設想之下為「你」所準備，並好整以暇開始與「你」共進美好的一餐，此時傳了一聲突如其來的巨響，也黃花臉上的表情瞬時凝結了，緊接著在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拍桌聲出現後，也黃花終於由喜轉怒，開始拿起桌上的食物朝「你」丟過來，從水果、蔬菜、蛋糕，一直到整杯的啤酒，而隨著情緒逐漸的高漲，她最後終於把整張桌子給掀了。

這三段影片中，呈現了某種典型的兩性形象與關係。女主角頂著一頭金髮，戴著誇張的假睫毛，穿著不中不西的連身短裙，「也黃花」的名字暗喻了女性永恆地（被迫）處於傷逝青春的焦慮。男主角頭上戴著近似兔子長耳的頭套，穿著藍白條紋的上衣，以及一條因過於可愛而顯得有些可笑的吊帶褲，而在那個看似可愛無辜的造型之下，則是一貫漫不經心與毫不在乎的表情。

情愛的關係原本人類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，但在過往似乎較少在藝術作品裡面看到這個領域的討論，或許是基於它太過個人與私密，也或許是因為在大眾文化裡已經太多地以此作為主題，因而令其顯得有些過於通俗。不過，這兩個因素對於年輕創作者而言顯然都不是障礙，而在作品中表現出有點「聳」或「撻」的形象，更可能根本就是他們的企圖。

我們或多或少都曾經在情感中受困，那些經驗之所以痛苦，多半是因為不同的個體對於

同一段關係在感覺或認知上的落差，而個體之間必然的差異性，則也使得這類經驗裡絕少有完美的機會。此外，當我們都無法自外於社會獨立生存時，我們的價值觀或行動也必然受到現實的制約，除了回應社會對不同性別角色的期待之外，也必須符合社會對個體自我控制能力的期待，而在這種情境之下，我們能夠多大程度如實地展現自我？如果不想上電視新聞的話，通常我們都會選擇壓抑，以讓自己表現得像是一個「正常人」應該有的樣子，因為我們不想成為自己或他人眼中那些「不自然」的景象。

在個人的相關經驗裡，葉怡利可能也選擇了自我壓抑的這條路線，不過很幸運的是做為一個藝術家的身分，讓她可以在作品裡實現某些慾望，例如，在很不符合一般現實的情況下，讓也黃花（女性）把那個看似無辜可愛的一片藍（男性）給海扁一頓，或是完全放任自己的不理性在不爽時直接翻桌，而在確信多數觀眾可能都有亟欲施以暴力的對象之際，也讓她首次嘗試了互動式的影像裝置。這些影片裡面誇張的人物造型、違常的行為舉止，以至宛如電玩般的互動設計，使得這些作品維持了葉怡利一貫輕鬆與搞笑的氣質，再加上較諸以往更為清晰的敘事性，在在可能令觀眾得以更容易地「參與」她的作品。

即便在外觀上有著明顯的差異，但葉怡利的作品始終脫離不了一個主軸，那就是作為一個尷尬的存在，個體如何自處？又如何與外在的一切相處？於此，她的創作不惟是其表達相關情境的載具，同時也是其試圖回應這些問題的各種姿態與行動。